

# 佐治药言

〔清〕 汪辉祖 撰  
李 立 译



## 前 言

《佐治药言》系清代汪辉祖撰。汪辉祖（1731—1807），字焕曾，号龙庄，浙江萧山人。早年丧父，由生母徐氏和继母王氏抚养成人，二十三岁时学习刑名，开始长达三十四年的幕僚生涯，先后辅佐州县官员十四人。乾隆四十年（1776）中进士，授湖南宁远县知县，宁远诉讼案件非常多，讼棍、流丐问题严重，前任官员被控告而罢职。汪辉祖“治事廉平，尤善色听。援据比附，律无者，通以经术，证以古事，……判决皆曲当。”两署道州知州，又兼署新田县，都有惠政，调知善化县，又被委派审理邻县案件。因脚病申请辞职，上司怀疑其有意躲避，被夺职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卒。著有《元史本证》、《史姓韵编》、《九史同姓名略》、《二十四史同姓名录》、《二十四史希姓录》、《辽金元三史同名录》、《佐治药言》、《学治臆说》等。《清史列传》卷75、《清史稿》卷477有传。

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汪辉祖的外甥孙兰启将要研习法律，从事幕僚的职业，向汪请教，于是汪把以前当幕僚时的心得体会写成文字，题为《佐治药言》，取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含义。

书中第一至十一则主要谈的是做一名合格的幕僚应当具备的品质。汪辉祖认为佐治的根本是要尽心，而要尽心，必须尽言，而要尽言，必须遵循合则留，不合则去的原则。幕僚还应该虚心、品行端正、自食其力、公正无私、廉洁节俭等。

第十二至二十七则讲的是幕僚处理法律方面的问题。幕僚首先应当树立省事的原则，而辅佐主人审理诉讼案件，应该迅速了结案件；幕僚还必须做到平息诉讼，不要因盗案株连无辜者，严惩地痞，不要轻易传唤妇女。而做到以上各方面，全在于幕僚明习法律，理解法律条文的精髓。

第二十八至四十则，主要讨论幕僚与主人的关系。幕僚辅佐官员，在于幕僚首先不失信，不能攀援依附权贵，与主人讨论公事意见不统一，自己正确的，就不能以私心迁就主人，不要过分接受主人的恩惠，要自尊自爱，幕僚做的好与坏，关键在于最初慎重地选择合适的官员辅佐。

本书版本甚多，现根据《汪龙庄先生遗书》本点校、翻译。

## 佐治药言

昔我先君子，业儒未竟，治法家言。依人幕下，不二年罢归，曰：“惧损吾德也。”后尉淇以廉惠著称。余不幸少孤家贫，年二十有三，外舅王坦人先生，方令金山，因往佐书记。明年外舅解官持服，常州太守胡公，赏余骈体文，招之幕下，闲以余力读律令，如有会心，稍为友人代理献牍，胡公契焉。比胡公迁苏松粮储道，余与偕行，凡六年，事之关刑名者，皆以相属，则无不为上游许可。而见入幕诸君，岁修之丰者，最刑名，于是跃然将出而自效。嫡母王太孺人，生母徐太孺人，同声诫止曰：“汝父尝试为之，惧其不祥，今吾家三世单传，何堪业此？”余则跽而对曰：“儿无他长，舍是无以为生。惟誓不敢负心造孽，以貽吾母忧。苟非心力所入享吾父，或吐及不长吾子孙者，誓不敢入于橐。”二母曰：“然。儿慎勿诳，不惟汝父实闻此言，天高听卑，鬼神皆知之矣。”明年，余遂以刑名学入长洲幕，时乾隆二十五年也，迄于今二十有六年矣。夙夜慄慄，不敢违先人之训，重吾母九原怨恫。顾以余之迂朴蠢愚，不解谐时，而二十六年之中，未尝一日投闲。所主者凡十四人，性情才略，不必尽同，无不磊落光明，推诚相与，终始契合，可以行吾之素志。岁修所入，足资事畜，其诸分所当为之事，皆次第为之，取给修入而无所于歉。呜呼！幸矣，抑天之愍其诚，而不穷其遇者，拙者之报，固若是其厚欤？今主人王君晴川，以告养去职，余亦行将从宦。孙甥兰启，将有事读律，请业于余，因就畴昔所究心者，书以代口，而题其端曰《佐治药言》。良药苦口而利于病，或未必无裨乎？书竟，并撤馆中旧联授之，其词曰：“苦心未必天终负，辣手须防人不堪”，盖亦悬之二十六年矣。呜呼！余之所以自箴者如是，自是而往，亦唯尝存此心，以无负吾先训而已。吏之职不一，佐吏之事亦不一，州县刑名，其一端也。余以素业于此，故言之独详，他所不及者，因端而扩充之，夫亦视乎其人而已。乾隆五十年，中秋前五日，萧山汪辉祖，书于苕溪寓斋。

### 尽 心

士人不得以身出治，而佐人为治，势非得已。然岁修所入，实分官俸，亦在官之禄也。食人

读书人不直接从政，而只辅佐别人从事政务，是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。然而所得的收入，实际上是从官俸中分取的，因而也算是做官的俸禄。既然吃的是别人给的饭，却不忠心地替人谋

之食，而谋之不忠，天岂有以福之？且官与幕客，非尽乡里之戚，非有亲故之欢，厚廩而宾礼之，什伯于乡里亲故，谓职守之所系，倚为左右手也。而视其主人之休戚，漠然无所与于其心，纵无天谴，其免人谪乎？故佐治以尽心为本。

划，这样的人上天难道会保佑他不成？何况官员和幕僚之间，并不都是同乡或亲戚，并不是都有亲朋好友那样的感情基础，丰衣足食满足他们，敬为贵宾，甚至十倍、百倍于同乡亲戚故旧。这是由于职责把双方连在一起，而主人把他们作为左右手而信赖倚重。但若对主人的事情漠不关心，即使不遭上天惩罚，也免不了众人谴责。所以，辅佐长官要以尽心为本。

## 尽 言

尽心云者，非徇主人之意，而左右之也。凡居官者，其至亲骨肉，未必尽明事理。而僭仆胥吏，类皆颐指气使，无论利害所关，若辈不能进言，即有效忠者，或能言之，而人微言轻，必不能动其倾听，甚且逢彼之怒，谴责随之。惟幕友居宾师之分，其事之委折，既了然于心，复礼与相抗，可以剴切陈词，能辩论明确，自有导源回澜之力。故必尽心之欲言，而后为能尽其心。

所谓尽心，并不是完全被主人的意图所左右。任何官员，他的至亲骨肉，未必都是明白事理的人。至于他们身边的侍从、仆役等，大多仗着主人的权势盛气凌人。即使关系到利害得失的事情，他们这些人也不能够进上一言。即使他们中有忠心耿耿的人，或许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，然而由于他们自身地位低微，所说的话分量也就不够，难以说动主人。而且如果刚好遇到主人发怒心情不好，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谴责。只有幕僚由于处在宾客和师友这种特殊地位上，对事情已经了然于胸，又可以正规的形式面对主人，陈述事理又切中要害，有能力将是非得失论述清楚，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，所以说作为幕僚一定要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，然后才能够做到尽心。

## 不合则去

嗟乎！“尽言”二字，盖难言之。公事公言，其可以理争者，言犹易尽，彼方欲济其私，而吾持之以公，鲜有不齟齬者。故委蛇从事之人，动曰：“匠作主人模”；或且从而利导之，曰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也”。嗟呼，是何言哉！颠而不持，焉用彼相？

唉！“尽言”这两个字，太难说明了。对于那些公事公说，可以和他据理力争的，还易于尽言；然而当对方谋私利的时候，我自己坚持公利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几乎没有不发生冲突的。于是敷衍了事的人就劝慰说：“工匠应照主人的模子做啊”；或者因势利导，说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。唉！这是什么话呀！一个人要跌倒的时候却不去挽扶他，那么在旁边作幕僚的人还有什么作用呢？利虽然足以让人迷惑，但若不是十分



利虽足以惑人，非甚愚暗，岂尽迷于局中？果能据理斟情，反覆于事之当然，及所以然之故，挟利害而强诤之，未有不悚然悟者。且宾之与主，非有势分之临也。合则留，吾固无负于人；不合则去，吾自无疚于己。如争之以去就，而彼终不悟，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，吾又何所爱焉？故欲尽言，非易退不可。

愚笨迟钝的人，难道都会沉迷于其中吗？果真能够据理分析，反复研讨事情的因果、利害，直言强谏，那没有不幡然醒悟的。况且，在幕僚和他们的主人之间，并没有什么名分。如果与主人志同道合，就留下来辅佐他，这样我就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；如果志不同、道不合就应该辞退，使自己无愧于良心。如果以去留来作抗争，可对方却始终执迷不悟，那么这种人就实在不是那种可以一起造福别人的人，我又还有什么可以留恋他的呢？所以要想做到尽言，不是愿意隐退的人是办不到的。

### 得失有数

或曰：“寒士以砚为田。朝得一主人焉，以言而去；暮得一主人焉，又以言而去；将安所得为之主人者？”呜呼！是又见小者之论也。幕客因人为事，无功业可见，言行则道行，惟以主人之贤否为贤否。主人不贤，则受治者无不受累。夫官之禄，民之脂膏，而幕之修，出于官禄，吾恋一馆，而坐视官之虐民，忍乎不忍？且当世固不乏贤吏矣，诚能卓然自立，声望日著，不善者之所恶，正善者之所好也。故恋栈者，或且穷途偃蹇；而守正者，非不到处逢迎。

有人说：“贫穷的读书人把墨砚当成田。清晨时得到了一个主人，由于言语不合就离开了他；傍晚又得到了一个主人，因言语不合又离开了他。那么寒苦的读书人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自己的主人呢？”唉！这是眼光短小者的谬误。作幕僚的看人行事，没有什么功名事业可以博取。他的话如果行得通，他的理想也就能行得通，一切以他所辅佐的人是否贤明与是否做出贤明之举为转移。主人如不贤明，那么他辖区的百姓没有不受牵累的。官员领取的俸禄，是老百姓的脂膏；而作幕客的收入，也是来自官俸。留恋不舍于官府馆舍，坐视为官者虐待残害百姓，良心上忍不忍呢？何况当今之世，毕竟并不缺乏贤明公正的官吏，他们也确实不同凡俗，卓然独立，声望也一天天突出。不为奸狡的贪酷官员所赏识的幕僚，却正是那些贤明的官员所寻求的。所以留恋禄位的人，可能反而走向穷途末路；而刚正不阿的人，也并非得不到欢迎与尊重。

### 虚 心

必行其言者，弊或流于自是，则又不可。宾主之义，全以公事为重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

言出必行的人，其不足之处也在这里，这样做有时是不允许的。幕僚与主人的关系，一切以公事为重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，正是这个道理。况且幕僚的智慧和能

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况幕之智，非必定贤于官也。特官为利害所拘，不免摇于当局，幕则论理，而不论势，可以不惑耳。然隔壁听声，或不如当场辨色，亦有官胜于幕者。惟是之从，原于声价无损；意在坚持，间亦债事。故士之伸于知己者，尤不可以不虚心。

力，不一定就比官员强，只不过官员往往碍于利害关系，在处理事务和考虑问题时，难免犹豫不定。而幕僚考虑问题时，只依据事理而不考虑情势如何，也就不会在事局中沉迷。然而不管怎么说，隔壁听一个人说话，或许始终不如当场观察他的表情。也有为官的人能力比幕僚强的。完全听从幕僚的意见，对于官员自己的声价毫无损害。但倘若幕僚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有时也会坏事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入幕辅佐的读书士人，在向知己上司申述自己的观点时，尤其不能不虚心。

## 立 品

信而后谏，惟友亦然。欲主人之必用吾言，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。为主人忠谋，大要顾名而不计利。凡与主人相依，及效用于主人者，率惟利是视，不得遂其所欲，往往易为媒孽，其势既孤，其间易生，稍不自检，毁谤从之。故欲行吾志者，不可不立品。

树立信义，才可以规劝别人，对待朋友也是这样的。想让主人采纳你的意见，应先让主人确实信任你的品德。为主人忠实服务，重要的是顾全大义而不计较个人利益。凡是跟主人相互依缘，效忠于主人的人，都是惟利是图之徒。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就容易招来灾祸。当你势单力孤的时候，就有人离间你和主人的关系，这时稍不检点，各种毁谤就会随之而来。因此，想要实现志向的人，不可不首先树立自己的良好品行。

## 素 位

幕客以力自食，名为佣书，日夕区画，皆吏胥之事，而官声之美恶系焉，民生之利害资焉。非与官民俱有宿缘，必不可久居此席者。自视不可过高，高则气质用事；亦不可过卑，卑则休戚无关。

幕客凭借自己的才能养活自己，名义上是受雇于主人，为他抄写文书，早晚做的完全是下级官吏们才做的事情。然而这些事却是关系一个官员声名好坏的大事，也是与百姓生计利害攸关的。一个当幕客的人，若不是跟在职官员以及当地百姓有着深厚感情，他在那儿一定是呆不长的。因此处在这个位置上的幕客，千万不要自视过高，否则就会意气用事；也不可自视卑微，否则，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，就往往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漠不关心。



## 立心要正

谚云：“官断十条路”。幕之制事亦如之。操三寸管，臆揣官事，得失半焉，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。公则无心之过，终为舆论所宽；私则循理之狱，亦为天谴所及。故立心不可不正。

谚语说：“官断十条路。”意思是一个官员，考虑问题要周密。作幕僚的人，在处理公事时也应该这样。握着三寸笔杆，心中思虑揣度着官事，可能出现得失各半的情况。区别在于他的立场是公还是私，这是要辨别清楚的事。心术正而无所偏私，即使出了差错，也是无心之过，到最后还是会被公众舆论所宽容；心术不正，包藏祸心，即使完全是依法断案，也会受到天地良心的谴责。所以作为一个幕僚，心术不可不端正。

## 自处宜洁

正心之学，先在洁守，守之不慎，心乃以偏。吾辈从事于幕者，类皆章句之儒。为童子师，岁修不过数十金；幕修所入，或数倍焉，或十数倍焉，未有不给于用者。且官有应酬之费，而幕无需索之人，犹待他求，夫何为者？昔有为余说项者，曰：“此君操守可信”。余闻之怫然。客曰：“是知君语也，夫何尤？”余应之曰：“今有为淑女执柯，而称其不淫，可乎？”客大笑而去。

端正心术首先在于廉洁自守。如果操守不谨慎，心中就会产生偏差。我们这些幕僚，都是些研究孔孟之学的儒生。假如到师塾教书，每年的薪水收入，也不超出数十两银子。而在幕府所得的收入，有时是当教师所得的数倍乃至数十倍，从来没有不够自己开销的。并且当官的人还有一些应酬开支，而幕客则不会有任何人前来索取。如果还想另外索取，却是为什么呢？曾经有个替我说好话的，说：“这个人的操守品行值得信赖。”我听了这话以后，心里很忿怒。那位客人就说：“这是对您的客观评价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”我回答他说：“现在有人为一个淑女作媒，却声称她不淫荡，行不行呢？”那位客人大笑离去。

## 俭 用

古也有志，俭以养廉。吾辈游幕之士，家果素封，必不忍去父母、离妻子，寄人篱下。卖文之钱，事畜资焉。或乃强效豪华，任情挥霍。炫裘马，美行穉，已失寒士本色；甚且嬖优童，狎娼

自古就有俭以养廉的说法。我们这些靠游幕为生的读书人，家中要是稍有资财，也不会离开父母妻儿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。靠卖文为生，也算攒点家财吧。而有的人则勉强自己，仿效别人的豪华奢靡，尽情地挥霍享受，炫耀自己的裘衣美马，显示自己的打扮装束，已经丧失了读书人的本色了。更有甚者，玩童男、嫖娼妓，一掷千

妓，一讷之费，赏亦数金。分其余货，以供家用，嗷嗷待哺，置若罔闻。当其得意之时，业为识者所鄙，或一朝失馆，典质不足，继以称贷，负累既重，受恩渐多。得馆之后，情牵势绊，欲洁其守，终难自主，习与性成，身败名裂。故吾辈丧检，非尽本怀，欲葆吾真，先宜崇俭。

金，连宴席的赏银也高达数两。剩下的钱，才拿去供家养口，对于嗷嗷待哺的家人，视而不见，置若罔闻。这种人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熟知底细的人所鄙视。一旦失去了经济来源，就只能是靠典当抵押过日子了，而接下来就是向别人借贷。负债越来越重，而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别人的恩惠。等到再做幕僚时，身不由己地为人情所牵累、被形势所羁绊。即使想要保持自己的操守品行，最终也难于自主行事，习惯和性格相辅相成，身败名裂是难免了。所以，照我看来，我们这些人失于检点，并不是由于丧失了本性，但如果想永远保持我们的真实本性，那么首先就应该崇尚节俭。

## 范 家

身之不俭，断不能范家；家之不俭，必至于累身。寒士课徒者，数月之修，少止数金，多亦不过数十金，家之人目击其艰，是以节啬相佐。游幕之士，月修或至数十金，积数月寄归，则为数较多，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，其初不甚爱惜，其后或至浪费。得馆仅足以济，失馆必至于亏，谚所谓搁笔穷也。故必使家之人，皆知来处不易，而后可以相率于俭。彼不自爱者，其来更易，故其耗更速，非惟人事，盖有天道矣。

自己都没有做到节俭，是难以约束家人的；一个家庭不讲求节俭，最终必会连累自身。贫寒的读书人，设馆授徒，几个月下来的收入，少的只有几两银子，多也不过几十两，家里的人亲眼目睹这钱的来之不易，所以在用钱的时候，也就特别节省珍惜。那些辅佐别人，游于幕府的读书人，每个月的收入可能有几十两银子，积蓄了几个月再寄回去，数字就比较大了。家里人收到这笔钱后，认为还来得容易，开始不大珍惜，以后甚至浪费。这样，在幕府中支取薪水也仅够开支，失去这一职位后必然入不敷出。这正好像俗语说的“放下笔就穷”一样。因此务必要让家里的所有人，都知道钱是来之不易的，这样他们才能知道节俭。而那些不检点的人，钱来得更容易，花得也就更迅速。这不是一般的事，大概是天道在起作用吧！

## 检点书吏

衙门必有六房书吏，刑名掌在刑书，钱谷掌在户书，非无谙习之人，而惟幕友是倚者。幕友

官府中都有六种专门承办各种文书的胥吏：如掌管刑事文书的刑书、掌管钱粮的户书等。这除非在官员中找不到熟悉这些事务的人，不得不依靠幕友。其实设幕僚就在于辅佐在职官员，并

之为道，所以佐官而检吏也。谚云：“清官难逃猾吏手”。盖官统群吏，而群吏各以其精力，相与乘官之隙，官之为事甚繁，势不能一一而察之。唯幕友则各有专司，可以察吏之弊。吏无禄入，其有相循陋习，资以为生者，原不必过为搜剔，若舞弊累人之事，断不可不杜其源。总之幕之与吏，择术悬殊。吏乐百姓之扰，而后得藉以为利；幕乐百姓之和，而后能安于无事。无端而吏献一策，事若有益于民，其说往往甚正，不为彻底熟筹，轻听率行，百姓必受累无已。故约束书吏，是幕友第一要事。

且约束其下属官吏的行为。有句谚语是说：“清官难逃猾吏手”。道理很简单，一个官员统率着下属的各级官吏，而这些下属，又各自凭藉自己的精力和手腕，挖空心思，钻上级主管官员管理上的漏洞。主管官员政事繁忙，难以事事躬亲，一一加以检查。只有幕客诸人，每人都专门负责着不同的事务，因此可以监查出下属官吏的舞弊行为。这些下属的小官吏，没有官俸收入，但他们却有相沿已久的陈陋习俗，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。这本来不必过分地搜索挑剔，但是如果他们因此而有营私舞弊骚扰他人的事情发生，一定要杜绝其源头。总而言之，幕僚和小官吏，心术千差万别。这些官吏乐于让百姓受到骚扰，以便从中渔利；而幕僚则希望百姓安安逸逸，双方相安无事。假如这些心术不正的下级官吏献上一条建议，事情似乎也有益于平民百姓，他们申述之词也冠冕堂皇。但如果不经深思熟虑，轻听他们的话，轻率执行，百姓必定会受累无穷。所以约束好这些承办文书的小官吏，是幕客们的第一件重要事情。

## 省 事

谚云：“衙门六扇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。非谓官之必贪，吏之必墨也。一词准理，差役到家，则有饌赠之资；探信入城，则有舟车之费。及示审有期，而讼师词证，以及关切之亲朋，相率而前，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；或审期更换，则费将重出，其他差房陋规，名目不一。谚云：“在山靠山，在水靠水”。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，索诈之赃，又无论已。余尝谓作幕者，于斩、绞、流、徒重罪，无不加意检点，其累人造孽，多在词讼。如乡民有田十亩，

谚语说：“衙门六扇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其实并非是说当官的人就一定贪婪、当小吏的一定黑心。实际上，一张诉状获准进行审理后，衙门中的差役就要到投状人家里去通知，那么这家人就得请客送礼；打发人进城探信，还得付车船差旅费用。而请示审理案件，是有一定期限的，请讼师作证词，以及关心这个案件的亲朋好友，相互邀约到庭。这以上诸人的开销花费，都是由投诉者承担；有时候，审理案件的时间改变了，上述各项开销就得重新来一次。除此之外，衙门中其他差房，各种巧立名目的不合理规定，名目繁多。谚语说：“在山靠山，在水靠水。”有些事情是官府中法律不能禁绝的。至于勒索诈骗所得的赃物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我曾经当过幕僚，对于判处斩首、绞刑、流放等重罪，没有不特意检点的。不过最容易带来祸孽的，多半是民事官司。



夫耕妇织，可给数口。一讼之累，费钱三千文，便须假子钱以济，不二年必至鬻田，鬻一亩则少一亩之入，辗转借售，不七八年，必无以为生。其贫在七八年之后，而致贫之故，实在准词之初，故事非急切，宜批示开导，不宜传讯差提。人非紧要，宜随时省释，不宜信手牵连。被告多人，何妨摘唤；干证分列，自可摘芟。少唤一人，即少累一人。谚云：“堂上一点朱，民间千点血”。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，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，故幕中之存心，以省事为上。

比如有一个乡下农民，家中有十亩田，男耕女织，所得收入可以养活好几口人。牵连进了一场官司后，就要耗费三千文钱，于是就借高利贷来作为官司费用。如此一来，过不了两年，就得卖田偿债，卖掉一亩就少了一亩的收入来源，这样一次次出售，不出七八年时间，就失去了经济来源。虽然家道败落在七八年后才出现，但实际上在官司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。所以对官府来说，若非十分急切的案件，应注意开导，不宜轻易传讯提人。不是重要的人，应随时释放，不宜随手牵连入案。被告中不少人，何妨加以选择取证。成百成千的证据罗列在一起，自然可以选择和删除。少传讯一个人，就少牵累一个人。谚语说：“堂上一点朱，民间千点血。”下笔判案前多花一时半刻的心思，牵涉到这个案件的人就已经受到了无穷的恩惠。因此幕僚必须刻意留心的事情，是把减省事务作为上策。

### 词讼速结

听讼是主人之事，非幕友所能专主，而权事理之缓急，计道里之远近，催差集审，则幕友之责也。示审之期，最须斟酌。宜量主人之才具，使之宽然有余，则不至畏难自沮。既示有审期，两造已集，断不宜临时更改。万一届期，别有他事，他事一了，即完此事，所以逾期之故，亦可晓然使人共知。若无故更改，则两造守候一日，多一日费用，荡财旷事，民怨必腾。与其准而不审，无若郑重于准理之时；与其示而改期，无若郑重于示期之始。昔有犯妇，拟凌迟之罪，久禁囹圄，问狱卒曰：“何以至今不劓？劓了便好回去养蚕”。语虽恶谑，

裁断诉讼是主人的事情，并不是幕僚所能负责作主的。不过权衡事理的轻重缓急，斟酌讼词情况；催促差人召集有关人员审理，就属于幕僚的职责了。公开审理的日期按照主人的才能加以考虑，让他有较充足的时间，宽松地处理案子，让主人不至于因困难而灰心。一旦宣布了审理日期，原告和被告都已召集到了，就绝对不宜临时再更改日期。如果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又有其它的要事，事情办完后应立即了结此事，而且逾期的原因，一定要解释清楚，好让每个人都知道。如若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更改开审日期，那么双方当事人多等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，既耗费了钱财，又耽搁了官司，百姓的怨愤之情就会高涨。因此与其批准进行诉讼而不审理裁决，还不如在批准审理的时候郑重考虑；与其公布了开庭日期而改动日期进行，不如在还没有公布审理日期之前就郑重考虑。以前曾有一个犯了法的妇女，被判凌迟，后来在监牢中关了很久仍未行刑，她就质问看守：“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把我劓成零碎？”

盖极言拖延之甚于刚也。故便民之事，莫如听讼速结。

刚了我以后，我就好回家去养蚕。”这些话虽然是恶意的戏谑，但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拖延审判裁决甚至比让人受刚刑还要痛苦。所以方便老百姓的事情，莫过于迅速地处理、裁决案件。

## 息 讼

词讼之应审者，什无四五。其里邻口角，骨肉参商细故，不过一时竞气，冒昧启讼，否则有不肖之人，从中播弄。果能审理平情，明切譬晓，其人类能悔悟，皆可随时消释。间有准理后，亲邻调处，吁请息销者。两造既归辑睦，官府当予矜全，可息便息，亦宁人之道。断不可执持成见，必使终讼，伤闾党之和，以饱差房之欲。

民事诉讼案件中，应该批准审理的，十个案件里没有四五个。其中邻里之间的口角，弟兄不和等，不过是一时负气冲动而提出诉讼，否则就一定是不肖之徒播弄是非，挑拨离间。如能调查实情，平服他们的情绪，让他们明白事情的道理，一般说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悔悟，明白事情的真相，诉讼也就可以撤销了。偶尔也有案子在批准审理后，经过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的调解处理，而请求撤回诉讼、停止审理的情况。当事人双方既归于和睦友好，官府就应当加以成全。诉讼案件，可以平息的就平息，这才是安定百姓的方法。绝对不要固执己见，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，不仅伤害乡亲邻里之间的和睦，而且满足了差房胥吏们的私欲。

## 求 生

求生二字，崇公仁心，曲传于文忠公之笔，实千古法家要诀。法在必死，国有常刑，原非幕友所敢曲纵。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，所争止在片语，而出入甚关重大，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。诚求反覆，必有一线生机可以藉手。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，入于死者六人而已。仁和则莫氏之因奸而谋杀亲夫者；钱塘则郑氏之谋杀一家非死罪二人者，起意及同谋加功二人；平湖则犯窃而故杀其妻者，有毛氏一人，窃盗临

“求生”两个字，表达的是一种公正仁慈的心态，据说出自文忠公的笔下。这两个字，实则是千古法家的重要秘诀。依法律应处死的，国家所设立的固定的法律，都不是幕僚敢歪曲、操纵的。那些介于可以从轻、也可以从重判决的罪行，引起争议的也不过是片言只语，然而这一点出入却关系到生死这样的重大问题。这种情形，除非设身处地，诚心诚意地去探求，是难以办到的。反复而真诚地寻求，一定能为犯人求得一线生机。我掌管刑法、辅佐官员前后共二十六年，人犯中被判决为死刑的只有六个。在仁和县有莫姓妇女，由于奸情而谋杀自己丈夫，被判了死刑；在钱塘则有郑姓女子，谋杀了一家人，参与此案的另两个人均判死刑，是由于他们提议并参与谋划行凶而从重判决；在平湖则有个姓毛的人



时行强而拒杀事主者，有唐氏一人。其他无入情实者，于初报时，与居停再三审慎。是以秋审之后，俱得邀恩缓减，是知生固未尝不可求也。

由于犯了偷窃罪，而杀害自己的妻子，被处以死刑；因入室偷盗又行凶杀害屋主而判死刑的，是一个姓唐的人。其他没有犯必死罪行的人犯，都在初审判决时，与主人再三详查。因此在秋审之后，这些人都沐浴皇恩，被缓决或减免死罪。由此可知，一线生机还是可求的。

### 慎初报

狱贵初情，县中初报最关紧要。驳诘之繁，累官累民，皆初报不慎之故。初报以简明为上，情节之无与罪名者，人证之无关出入者，皆宜详审节删。多一情节，则多一疑窦；多一人证，则多一拖累，何可不慎？办案之法，不唯入罪宜慎，即出罪亦甚不易，如其人应抵，而故为出之，即死者含冤。向尝闻乡会试场，坐号之内，往往鬼物凭焉。余每欲出人罪，必反覆案情，设令死者于坐号相质，有词以对，始下笔办详，否则不敢草草动笔。二十余年来，可质鬼神者，此心如一日也。

对罪案要特别重视初报工作，县里面的首次案情报告，尤为重要。反复地审问取证，既累官又扰民，原因就在于初报时不够审慎。初次案情报告应该简洁明了，与对案件无关紧要的情节和人证，都应该详细审查核实，加以节删。多一个情节，就会多一处疑窦；多一个人证，就会多一个被拖累的人。怎能不谨慎呢！办理案件，不仅仅是定罪应该谨慎，就是免除罪名也不要马虎。假如那个人应该抵罪，却出于种种原因替他免罪，就是让死者含冤。以前曾经听人说过在乡试和会试考场里，考生座位旁往往有鬼魂出没在那儿。我每次要为人犯开脱减免罪行时，一定要翻来覆去地酌量案情，甚至想象与死去的受害人当面对质，如果我能回答他的质问，才开始下笔办理。否则的话，我是不敢草率动笔的。二十多年如一日，我如此行事，都可以和鬼神对质。

### 命案察情形

命案出入，全在情形。情者，起衅之由；形者，争殴之状。衅由曲直，秋审时之为情实，为缓决，为可矜，区以别焉。争殴时所持之具，与所伤之处，可以定有心无心之分。有心者为故杀，必入情实；无心者为斗杀，可归缓决。且殴状不明，则狱情易混，

命案的出入，全看作案时的情形。情是指案件的原因；形就是指争斗殴打细节。命案的起因是秋审案件时判为立即处决，或者缓决，或者从轻改判，作为区别的重要凭证。争斗殴打时的作案工具、被打伤的地方，可以作为有意还是无意杀人的区分依据。有意的人，是属于故意杀害，秋审后立即处决；无意杀人，是在争斗中误伤，可以归入秋审条款中的缓决类。如果对殴斗的具体细节不清楚，那么对案情就易混淆。这是最容

此是出入最要关键。审办时必须令件作与凶手照供比试，所叙详供，宛然有一争殴之状，凿凿在目，方无游移干驳之患。

易造成判案失误的地方。在审理承办的时候，必须让检验死伤的件作跟凶手按照供词所述摹拟犯罪过程。罪犯叙述的详尽的供词，就宛如出现了一个争斗殴打的场面，清楚地浮现在眼前。这样才不会在办案中出现差错，也不会留下被迫改判的祸患。

### 盗案慎株累

赃真则盗确，窃贼亦然。正盗正窃，罪无可宽。所尤当慎者，在指扳之人，与买寄赃物之家，往往择殷而噬，藉端贻累。指扳之人，固须质审，其并无实据者，亦可摘释；至不知情而买寄赃物，律本无罪，但不得不据供查吊。向尝不差捕役，止令地保传谕，檄内注明：“有则交保，不须投案，无则呈剖，不许带审”，亦从无匿赃不缴，自干差提者，此亦保全善类之一法。盖一经差提，不唯多费，且窃盗拖累，几为乡里之所不齿，以无辜之良民，与盗贼庭质，非贤吏之所忍也。

只要赃证确凿，盗窃案就是确凿的，那么盗窃犯的罪状也就成立了。一旦盗窃属实，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。要谨慎对待的是，提供偷盗情报的人和收购窝藏赃物的人家，往往是选择殷实大户人家，借故牵累诬陷别人入案。对那些指引路线的人，当然也要质问审理，但并无真凭实据的，也可以释放。至于那些不明真相，受盗贼蒙骗而收买、窝藏赃物的人，按照法律是没有罪行的，但也要按照窃贼的供词进行调查取证并提取赃物。以前官府对这些人不派捕役去收审，只命令地保传下命令，并在官府文书公告中注明：“窝藏赃物交给地保，不必投案；没有窝藏赃物的，则要写出文字材料加以辩解，不允许把他们带庭审讯。”从来就没有窝藏赃物，却敢隐藏不上缴的人，取消提审也是保全善良百姓的一个方法；因为只要一经差役提审，不仅仅是要花上很多钱，而且被盗贼牵连后，差不多要被同乡看不起。把无辜受累的善良人，带到庭上和盗贼当场对质，并不是一个贤明善良的官吏忍心干的事。

### 严治地棍

吏治以安良为本，而安良莫要于去暴。里有地棍，比户为之不宁，讹借不遂，则造端讦告。其尤甚者，莫如首赌首娼，事本无凭，可以将宿嫌之家，一网打尽，无论冤未即雪，即至审诬，而破家荡产相随属矣。惟专处原

治理地方政治事务，是以安抚善良为基本任务，而安抚善良，最重要的事情则是锄强去暴。地方上有地痞流氓，附近的老百姓都不得安宁。这些地痞恶棍，假如敲诈勒索不能达到目的，就会挑起事端，诬陷好人。更为严重的是诬告别人参与赌博或嫖娼宿妓。这种事情，原本就没有任何凭据，然而却可以将有旧怨的人家，一网打尽；至于冤屈难以马上昭雪，等到审理捏造的罪

告，不提被告，则善良庶有赖焉。惟是若辈倚胥吏为牙爪，胥吏倚若辈为腹心，非贤主人相信有素，上水之船，未易以百丈牵矣。

状，受害人遭受倾家荡产的命运就不用说了。只有专门处罚诬告之人，不提审被告，那么善良诚实的人，才会有了依靠。只不过，那些地痞恶棍们往往倚仗胥吏，给他们作爪牙；胥吏也倚仗这些恶棍的势力，把他们视为心腹，若非是一个贤明的官员，具有敏锐的眼光，这可真如逆水行舟，举步维艰啊！

## 读 律

幕客佐吏，全在明习律例。律之为书，各条具有精蕴，仁至义尽。解悟不易，非就其同异之处，融会贯通，鲜不失之毫厘，去之千里。夫幕客之用律，犹秀才之用《四子书》也。《四子书》解误，其害止于考列下等。律文解误，其害乃至延及生灵。昔有友人办因奸拐逃之案，意在开脱奸夫，谓是奸妇在逃改嫁，并非因奸而拐，后以妇人背夫自嫁，罪干缢首，驱诘平反，大费周折。是欲宽奸夫之遣，而几入奸妇于死，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。故神明律意者，在能避律，而不仅在引律。如能引律而已，则悬律一条，以比附人罪，一刑胥足矣，何藉幕为？

做幕僚的人，都要熟悉法律条文。法律作为法定文件，各一条款都具有精确的含义，其精神和意思都非常完整。要理解很不容易，不对法律条例中相同不同的地方，加以融会贯通，极易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幕僚运用法律条文，就像秀才运用“四书”一样。对“四书”理解或解释错误，其害处只不过考试列为下等。法律条文理解错误，就会祸及生灵百姓。以前我有个朋友，办理一个由于通奸而私奔的案件，他想为奸夫开脱罪名，判定是奸妇自己逃离家庭后再改嫁，并非是由于有了奸情才私奔，后来对这个妇女以背离丈夫私自改嫁为罪名，判定死刑。以后判决被驳倒重新审理，大费周折。想要宽容奸夫，却差点置奸妇于死地。这就叫做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所以精通法律的含义，在于能够避免所作判决不违背法理和法例，而不仅仅在于能够引用法律条文给人定罪。如果能援引法律条文就够了，那么摘取法律条文比划着给人定罪，一个小小的文书就够了，还要幕僚干什么？

## 读 书

学古入官，非可贵之幕友也。然幕友佐官为治，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，遇疑难大事，有必须引经以断者，非读书不可。向在秀水时，有陶氏某，以长房独

学习前人知识然后步入仕途，并不能以此来要求幕僚。幕僚辅佐官员治理政务，实际上和主人也同样具有相互议政的责任。如遇到疑难大事，而必须引经据典来帮助决断的，就非读书不可了。我以前在秀水的时候，有陶姓人氏某某，以长房独子的身份过继给了叔父，后来生了五个



子出继叔父，生五子，而长子故绝，例得以次子之子为后。其三子谋以己子后其伯兄，因乘父故，伪托遗命，令仲子归嗣本生。袒次房者，谓以孙祢祖，礼难归继；袒三房者，谓本生有子而无后，于情不顺，归继之说，未为不可。荐绅先生，纷如聚讼，上台檄下县议，余亦无能执中。长夜求索，忽记《礼经》“殤与无后者，祔食于祖”之文，爰佐令君持议，谓祢祖之论，必不可行。陶某既出继叔后，断难以子归继本宗，本宗有子而绝，情有难安，请以其主，祔食伊父，听陶某子孙奉祀。大为上台所赏。后在乌程，有冯氏子，因本宗无可序继，自抚姑孙为后，及其卒也，同姓不宗之冯氏，出而争继，太守允焉。余佐令君持议，据宋儒陈氏《北溪字义》“系重同宗，同姓不宗，即与异姓无殊”之说，绝其争端。向非旁通典籍，几何不坐困耶？每见幕中公暇，往往饮酒围棋，闲谈送日，或以稗官小说，消遣自娱，究之无益身心，无关世务。何若屏除一切，读有用之书，以之制事，所裨岂浅鲜哉？

儿子。可是长子死去了，按例应该以次子的儿子作为后嗣。他的另外三个儿子都打算把自己的儿子作为长兄的后嗣，于是利用父亲去世的机会，伪造假遗嘱，命令次子归嗣本宗。偏袒次房的人则认为把孙子立在宗庙中顶替先人，按照礼法来说是很难归回本宗继嗣的；偏袒另外三房的人则认为，本宗有儿子却没有后嗣，按情理是讲不通的，归宗继嗣未必就不行。官府里的文人都聚在一起争论，上级下令让县衙处理这一案件，我也难以作出公正的判断。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思索，突然记起《礼经》中的句子：“夭折和没有后代的人，可以和祖先在祖庙中共享祭祀”。于是帮助主人推断我认为在祠堂里以孙子顶替祖父位置的说法，一定不能实行。陶某既然已出继叔父为后，很难再以他的儿子归嗣本宗。不过，他的本宗虽然有儿子，但却无人继嗣，于情理上让人不安，因此请求准许把他归立本宗祠堂，与他的生父一起受子孙的祭祀。我这样处理这个案件，深受上级的赏识。后来我在乌程时，有一姓冯的人，由于自己本宗没有人可以继嗣，就自己抚养他姑侄孙子作为后嗣。但等他死了以后，一个同姓不同宗的冯某出来争继嗣的位置，太守受理了此案。我当时在辅助主人处理政务，依据宋儒陈氏的《北溪字义》所说：“族系最重同宗。同姓不同宗，其实与异姓并无不同。”处理了冯氏争继的争议。假如不是熟悉典籍，岂不就无法解决困难吗？我经常看见幕府中放假的时候，幕僚们总是饮酒下围棋，靠闲谈打发日子，或者拿上一本野史、小说之类，作为自娱，消遣时光。其实这些东西再多也对身心没有多大益处，也与世务没有关系。哪里比得上摒除一切无益的事情，读点有用的书籍，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政务中去，其所获得的裨益，难道会少了吗？

### 妇女不可轻唤

提人不可不慎固已，事涉妇女，尤宜详审，非万不得已，断

提审人犯，不可不谨慎从事。而涉及妇女的案子，尤其应该详细审理。非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要传讯妇女当堂审讯。妇女犯了罪可以抓丈

断不宜轻传对簿。妇人犯罪则坐男夫，具词则用抱告，律意何等谨严，何等矜恤！盖幽娴之女，全其颜面，即以保其贞操，而妒悍之妇，存其廉耻，亦可杜其泼横。吾师孙景溪先生讳尔周，言令吴桥时，所延刑名幕客叶某者，才士也，一夕方饮酒，偃仆于地，涎沫横流，气不绝如缕，历二时而苏。次日斋沐闭户，书黄纸疏，亲赴城隍庙拜燎，回署后眠食如平常，越六日又如前偃仆，良久复起，则请迁居外寓。询其故，曰：“吾八年前，馆山东馆陶，有士人告恶少子调其妇者。当核稿时，欲属居停专惩恶少子，不必提妇对质。友人谢某云：‘此妇当有姿首，盍寓目焉？’余以法合到官，遂唤之。已而妇投缢死，恶少子亦坐法死。今恶少子控于冥府，谓妇不死，则渠无死法，而妇之死，实由内幕之传唤。馆陶城隍神，关提质理，昨具疏申剖，谓妇被恶少子所调，法合到官，且唤妇之说，起于谢某，城隍神批准关覆，是以数日幸得无恙。顷又奉提，谓妇被调之后，夫已告官，原无意于死，及官传质审，始忿激捐生，而传质之意，在窥其色，非理其冤。念虽起于谢某，笔实主于叶某，谢已摄至，叶不容宽，余必不免矣”。遂为之移寓于外，越夕而陨。夫以法所应传之妇，起念不端，尚不能幸逃阴谴，况法之可以不传者乎？

夫，准备好证词，就用代理人代替犯罪的妇女出庭，可见法律是何等慎密，何等体恤人民！因为一个幽静娴淑的女子，保全了她的自尊心，也就是保持了她的贞节和操守；而对那种嫉妒成性、凶狠泼辣的妇女，保存她的廉耻之心，同时也就杜绝了她泼赖蛮横。我的老师孙景溪先生（讳尔周），讲述过他在作吴桥县令时，曾聘用过一个姓叶的人掌理刑名事务，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。一天晚上，他正在喝酒，突然仰面倒在地上，涎水与唾沫横流，气息若有若无。经过了两个时辰才苏醒过来。第二天，这个幕僚就关起门来斋戒沐浴，在一张黄纸上写了祷告之词，亲自赶赴城隍庙烧纸拜祭。回县衙后，睡眠和仪容都跟平常一样。过了六天，又像先前那样仰面倒在地上，过了好久才爬起来，然后向我请求迁移到外面去住宿。我询问他迁居的原因，他说：“八年前，我在山东馆陶作幕僚，有个读书人状告恶少调戏他的妻子。正在核审稿件时，想要让主人专门惩戒那个恶少，受害女子则不必到堂对质。我的好朋友谢某却插嘴道：‘这个妇女肯定很有姿色，何不叫她来看一眼？’我按照法律条文规定可以传讯这个妇女当堂对质，就命人传讯她到庭。没有过多久，这个妇女就上吊自尽了，恶少也因此而被处死。目前这个恶少在阴间告状，认为那个妇女不上吊自杀，那他也就不会判死罪。而妇女之死，完全是由于幕府中的人传讯所导致。馆陶的城隍神发了拘捕的关牒文书，来质询当初的事理，昨天我就是去上疏申诉剖白情由。我说那个妇女被恶少调戏之后，按照法律应该到庭对质，况且传讯妇女的想法，是谢某提出的。城隍神批示进一步审查，所以这几天侥幸得以安然无恙。随即我又被提审，说是妇女被调戏之后，她的丈夫已经向官府提出了诉状，她也没有自杀的念头；等到官府传讯要求对质审问后，才感到忿激而自杀；而且传讯对质的意思，是想看她的姿色，并不是要为她申冤主持公道。这个邪念虽然是谢某想出来的，但笔下定夺实际上是由叶某作主，谢某已经被带到阴司，叶某也不能得以宽容。所以我一定免不了死啊！”于是我就让



他到外边去住，过了一晚他就死了。即使按照法律应该传讯的妇女，由于传讯人起念不端，心有邪念，还不能逃脱阴间的审判，更何况根据法律不必传讯的人！

### 差禀拒捕宜察

余族居乡僻，每见地总领差，勾摄应审犯证，势如狼虎。虽在衿士，不敢与抗，遇懦弱农民，需索尤甚，拂其意则厉声呵诟，或自毁官票，以拒捕禀究，人皆见而畏之，无敢公然与之相触。夫凶盗重犯，自问必死，拒捕之事，间或有之。若户婚田债细故，两造平民，必无敢毁票以拒者。拒捕之禀，半由索诈而起，然一以拒捕传质，即至审虚，民不堪命矣。余在幕中，遇此等事，直将毁票存销，改差承行，止就原案办理。其果否拒捕，属主人密加确访，而改差票内，不及拒捕之说，以免串诈，然其事每访辄虚。故差禀拒捕，断断不可偏听。

我们家族居住在乡下僻远之地，经常看到地保领着官府的差役捕拿犯人。他们气势汹汹，如虎似狼，即使是乡村绅士也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。这些差役，遇到了懦弱怕事的农民，敲诈勒索更为厉害。稍有不满意，这些家伙就会厉声责骂训斥，或者自己毁坏官府传票，却以犯人拒捕向上头报告。如此行事，人们见了他们都感到害怕，当然更不敢吃了豹子胆，和他们对着干了。那些杀人、偷窃等重案犯，知道自己一旦入官，难免一死，因而拒捕的事情，偶尔也是有的。至于像婚姻、田债等小事情引起的诉讼，被告和原告双方的老百姓，没有哪一个人敢于销毁官府传票，胆敢拒捕的。那么有关拒捕的报告，多半都是由于勒索未遂而产生的。可是全都以拒捕罪传讯对质，即使经过审讯并无其事，老百姓也已经不堪折磨了。我在幕府中工作的时候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是把那张被撕毁的传票销毁，改派差役重新办理，而且只按照原来所犯的罪进行审理。至于这个犯人是否真的拒捕，只是叮嘱主人秘密地加以调查访问，新的传票也丝毫不提及拒捕的事，以免差役之间串通一气，共同诈骗。这种事情，每次私下密查都会发现是假的。因此我认为差役的报告中有关拒捕的事，绝不能偏信。

### 须为犯人着想

亲民之吏，分当与民一体，况吾辈佐吏为治，身亦民乎？尝见幕友位置过高，居然以官体自处，齿鲜衣轻，渐不知民间疾苦。一事到手，不免任意高下，甚或

热爱百姓的官吏，应当和百姓打成一片，更何况我们这些辅佐长官的幕僚，本身也是百姓呢？曾经见过这样一些幕僚，由于自己地位处得较高，居然以高官自居，生活奢侈，渐渐地不懂得民间疾苦。接手一件事情，随意处理了事。有时他们坚持的观点也未必正确，但仍然强词夺

持论未必全是，而强词夺理，主人亦且曲意从之，恐其中作孽不少。余在幕中，襄理案牍，无论事之大小，必静坐片刻，为犯事者，设身置想，并为其父母骨肉，通盘筹画。始而怒，继而平，久乃觉其可矜。然后与居停商量，细心推鞠，从不轻予夹阄，而真情自出，故成招之案，鲜有翻异。以此居停多为上台赏识，余亦藉以藏拙，无赋闲之日。故佐治所忌，莫大乎心躁气浮，及拘泥成见。

理，而主人也就委曲自己，按照他们的意思行事。这样处理公事，恐怕会造下不少孽。我在幕府中，辅助主人处理公务，无论事情的大小，一定得先冷静地坐上一会儿，然后为犯人设身处地地想想，同时也为他们的父母亲人作一个周全的考虑。开始时是愤怒，接着会平静下来，再过一会儿，觉得他们却也值得怜悯同情。然后我再与主人商量，细心地审问犯人，从来都不轻易地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。这也同样能从犯人口中了解到真相，而且得到的口供，很少有再翻供的情况出现。因为用这个办法处理案子，主人常常得到上司的赏识。我也趁机表现出了才能，继续为长官所聘任。所以做幕僚最忌讳的，就是心躁气浮及拘泥成见。

### 勿轻引成案

成案如程墨然，存其体裁而已。必援以为准，刻舟求剑，鲜有当者。盖同一贼盗，而纠伙上盗，事态多殊；同一斗殴，而起衅下手，情形迥别。推此以例其他，无不皆然。人情万变，总无合辙之事，小有参差，即大费推敲，求生之道在此，失入之故亦在此。不此之精辩，而以成案是援，小则翻供，大则误拟，不可不慎也。

已经结案的案件就像一篇范文一样，只留下一些大致的规范。如果一定要照搬以前的案例作为标准，那就是刻舟求剑，办出的案子很少有准确的。即使是同一个盗贼纠集团伙盗窃，情况也会大不相同；同样是斗殴，可是其起因、经过却迥然不同。按照这个道理推导其他事情，没有一件事不是这个样子。人情万变，没有完全相同的事情，稍微有一点儿不同之处，就应反复推敲。犯人能从这里获得生机，而断案的失误也从这里出现。否则，对案情不精细地辨别分析，而一味搬用以前的案例，小则会招致犯人翻供，大则会产生误判，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。

### 访案宜慎

恃才之官，喜以私人为耳目，访察公事。彼所倚任之人，或摇于利，或蔽于识，未必俱可深信。官之所信，原不可恃，全在幕友持正不挠，不为所夺。若官以私人为先入，幕复以浮言为确据，

恃才自傲的官员，总喜欢把自己的亲信当作耳目，去察访公事。他所倚仗信任的人，或者为私利所动摇，或者为见识所限制，未必都是些值得深信的人。作为一个主事官员听信身边的亲信，原本就是靠不住的，这完全要靠他身边的幕僚主持正义，坚持公道。如果官员以亲信的话先

鲜不僨事。盖官之治事，妙在置身事外，故能虚心听断；一以访问为主，则身在局中，动多挂碍矣。故访案慎勿轻办。

人为主，再加上身边的幕僚把一些虚浮的言辞作为确凿的证据，那么就很少有不坏事的。官员处理事务，诀窍是要把自己置身事外，这样才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进而加以判断。一味儿听信他人的调查，就会陷于案件中，行动起来会有很多阻碍。所以调查案情一定要慎重。

## 勤 事

办理幕务，最要在勤。一事入公门，伺候者不啻数辈，多延一刻，即多累一刻。如乡人入城探事，午前得了，便可回家，迟之午后，必须在城觅寓，不惟费钱，且枉费一日之事。小民以力为养，废其一日之事，即缺其一日之养。其羁管监禁者，更不堪矣，如之何勿念？况事到即办，则头绪清楚，稽查较易。一日积一事，两日便积两事，积之愈多，理之愈难，势不能不草率塞责。讼师猾吏，百弊丛生，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。譬舟行市河之中，来者自来，往者自往，本无壅塞之患。一舟留滞，则十百舟相继而阻，而河路有挤至终日者矣。故能勤，则佐剧亦暇，暇自心清；不勤，则佐简亦忙，忙先神乱。

处理幕府事务，关键在于勤勉。一件事情呈报官方，有很多人在等待，拖延一刻，就让他们拖累一刻。这就好像乡下人进城办事情一样，如能在中午之前办好，当天就可以回家；如果过了中午还没有办完，那就得在城里找个地方住宿，不仅要多花费些钱，还白白地荒废了当天要做的其他事情。小民百姓都是靠自己的劳力来养活自己，耽搁了一天时间，就会减少一天的生活来源。那些被羁押监禁的人，更不堪承受了，为何不想想他们呢？况且一有了事情就立即动手办理，就会头绪清楚，调查起来也比较容易。如果一天堆积一件事，那两天就堆积了两件未处理的事，积累得越多，处理起来越难；迫不得已时，办理起来敷衍了事，以搪塞责任。而那些奸诈的讼师以及奸猾的役吏，也就会趁机混水摸鱼，各种弊病层出不穷，产生的严重后果难以言表。就好像船在河道中行驶，来去自如，根本就不必担心河道会阻塞不通。可是一只小船停留不前，随着就会有十只、一百只小船被堵在河里，有时甚至一整天。由此可知，能够勤勉工作，即使事情繁忙也会闲暇有余，就会内心清静平淡。如果工作不勤勉，即使干很简单的事情也会忙忙碌碌，会使人神昏意乱，干不好任何事情。

## 须示民以信

官能予人以信，人自帖服。吾辈佐官，须先要之于信。凡批发呈状，示审词讼，其日期早晚，

当官能够守信用，人们就会对他顺从。我们这些作助手的人，必须首先要守信用。凡批示送上来的状纸、通知审理诉讼案件，这些事情的处理日期都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准则。这样人们可以



俱有定准，则人可依期伺候，无废时失业之虑。期之速者，必致舆人之诵，即克日稍缓，亦可不生怨。第欲官能守信，必先幕不失信。盖官苟失信，幕可力争，幕自失信，官或乐从。官之公事甚繁，偶尔偷安，便逾期刻，全在幕友随时劝勉。至于幕友不能克期，而官且援为口实，则官之不信，咎半在幕也。

按照日期办事，等候官方裁定，而不会产生浪费时间荒废产业的担忧。日期定得早些，必定会受到公众的称赞，即使由于其它原因稍微推迟，也不会招致人们的埋怨和不满。其次，要想当官的人能守信用，必须作幕僚的人首先就不要失信于人。因为当官的人失信，幕僚还可以据理力争以弥补过错。而幕僚自己失信，当官的可能乐于顺从。当官的人，公事繁忙，偶尔找个机会休闲享受一下，原定的办理日期就会超过，这全靠幕僚随时劝勉他。至于幕僚不能按日期办事，而当官的又把这作为拖延的借口，那么作官的失信，有一半的责任在幕僚身上。

### 勿轻出告示

条教号令，是道齐中一事。告示原不可少，然必其事实有关系，须得指出利弊，与众共喻，或劝或戒，非托空言，方为有益。若书吏视为故纸，士民目为常谈，抄录旧稿，率意涂饰者，尽可不必。非惟省事，亦可积福。每见贴示之处，墙下多有阳沟，及安设粪缸溺桶之类，风吹雨打，示纸堕落秽中，褻字造孽，所损正不细耳。

条文教谕和告示，是整肃风气的一种手段。这虽然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是必须是所要公布的那件事关系重大，一定得指出其中利弊，让老百姓都晓得事情的原委，或者勉励或者劝戒，而非满纸空话套话，才会有用途。假如文书官吏把它当成一张没有用途的废纸，民众也把它看成是老生常谈，只不过是抄录以前的稿子，随便涂抹两下的结果，那么张贴告示就没有一点必要。因为这样不仅是省事的好办法，也算是为老百姓多造点福。我经常看到贴告示的地方，那墙壁之下多有阴沟，甚至还安放粪缸和便桶之类的东西。历经雨打风吹，掉落在这些肮脏的东西之内，这就褻渎了公文。这些损失和伤害就不细说了。

### 慎 交

广交游，通声气，亦觅馆一法，然大不可恃。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憾，同心之友，何能易得？往往所交太滥，致有不能自立之势，又不若橄橄自守者，转得自全。且善善恶恶，直道在人，苟律己无愧，即素不相识之人，亦

广泛地交游结识朋友，互通消息，也是寻找幕府职位的一个方法，但是不一定完全靠得住。人如果能够拥有一个知心朋友，就死而无憾了。但这样的知心朋友，哪能轻易得到？往往是交游太滥，致使自己反而无法自立，这时倒不如那种有一定之规的人，反而得以保全自己。况且善善恶恶，选择全在于人。如果严格要求自己，无愧于心，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，又何尝不能替你引

未尝不为引荐。况交多则费多，力亦恐有不暇给乎？

荐呢？一个人交游多了，花费就多，财力上恐怕也受不了吧！

### 勿攀援

登高之呼，其响四应。吾辈声名所系，原不能不藉当道诸公，齿牙奖借，然彼有相赏之实，自能说项。如攀援依附，事终无补，非必其人之挟贵自大也。即甚虚怀下士，而公务殷繁，势不能悬榻倒屣。司阍者，又多不能仰体主人之意，怀刺投谒，徒为若辈轻薄，甚无谓也。总之彼须用我，自能求我，我若求彼，转归无用，故吾道以自立为主。

一呼百应是人们都羡慕的地位。不过我们这些幕僚的名声，却不藉助于那些有权有势的权贵夸奖赞赏。其实在他们赏识你时，自会替你在各种场合说好话。如果一味巴结，依附投靠他们，并不会有多大帮助，这并非是这些人自高自大、不愿帮助我们。即使胸襟开阔、礼贤下士，由于公务繁忙，不可能抽出时间来礼待我们，做得面面俱到。而且像看门人之类的仆役又不能够体察主人礼贤下士的精神，而我们这些人却偏要揣着名片去求见主人，白白地被这些人羞辱轻视，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行为。总之，那些权贵若需要使用我，自然会来求我；我们如果去求他们，反而是徒劳无益的。因此我主张以自立为主，不要去攀附权贵。

### 办事勿分畛域

州县幕友，其名有五，曰刑名、曰钱谷、曰书记、曰挂号、曰征比。剧者需才至十余人，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，其事务各有所司。而刑名、钱谷，实总其要，官之考成倚之，民之身家属之。居是席者，直须以官事为己事，无分畛域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而后已。盖宅门以内，职分两项，而宅门以外，官止一人。谚云：“一人之谋，不敌两人之智”。如以事非切己，坐视其失，而不置一词，或以己所专司，不容旁人更参一解，皆非敬公之义也。特舍己从人，其权在我。而以局外

州县幕僚有五种，分别是：刑名、钱谷、书记、登记和税收官员。这五个职务，多的时候达到十多个人，少的时候两三人就够了，他们划分职责，各司其职。而刑名和钱谷两个职位却是要害部门，官吏的政绩和百姓的命运都托付给了他们。因此处在这个位置上的官员，必须把公事作为自己的事，不要把职责分得太清楚。对上司要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才行。因为在官员中间，职务是分清楚了；而在百姓面前，他们心目中的官就只有一个。谚语说：“一个人的谋略，比不上两个人的智慧。”假如认为事不关己，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出错而漠不关心；或者由于是自己的职权所在，而容不得旁人提建议，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敬忠公事的本义。不过，听取他人建议，放弃自己不太好的方法，决定权是在你手中。可是作为局外人，对别人提出建议，有时应委婉，



之人，效千虑之得，则或宜委婉，或宜径直，须视当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。否则贤智先人，转易激成乖刺耳。

有时可以直言，都必须针对主管官员的性格选取恰当方式进行。否则，如果表现出强人一等，反而导致双方不和。

### 勿轻令人习幕

吾辈以图名未就，转而治生，惟习幕一途，与读书为近，故从事者多。然幕中数席，惟刑名、钱谷，岁修较厚，余则不过百金内外，或止四五十金者。一经入幕，便无他途可谋，而幕修之外，又分毫无可取益。公事之称手与否，主宾之同道与否，皆不可知，不合则去，失馆亦常有之事。刑名、钱谷，谙练而端方者，当道每交相罗致，得馆尚易；其他书记、挂号、征比各席，非势要吹嘘，即刑钱引荐，虽裕有用之才，洁无瑕之品，足以致当道延访者，什无一二，其得馆较难。以修脯而计，刑钱一岁所入，足抵书、号、征比数年，即失馆缺用，得馆之后，可以弥补。若书、号、征比，得馆已属拮据，失馆更费枝梧。且如乡里课徒，及经营贸易，邾饱疏食，勤俭有素。处幕馆者，章身不能无具，随从不能无人，加以庆吊往还，亲朋假乞，无一可省。岁修百金，到家亦不过六七十金，八口之家，仅足敷衍。万一久无就绪，势且典贷无门，居处既习于安闲，行业转难于更改。终身坐困，始基误之。

我们这些人由于没能科举及第，转而寻求其它谋生途径，而只有投身幕府与以前的学业比较接近，因而往这条道上挤的人比较多。但是幕府中的几个席位，只有刑名和钱谷每年所得的报酬，比较起来还稍稍丰厚一点。其余几个职位，每年不会超出百两银子，有时候甚至只有四五十两银子。而且，一旦进入幕府，就无法再从事其它职业；经济上除了作幕僚的正常收入外，没有其它经济来源。职务是否得心应手、宾主之间是否志同道合，全都是一个未知数。和主人合不来就离去，因而失去幕府中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。对于刑名、钱谷方面的工作谙熟干练而又正直的人，当官的人往往争相罗致，因而得到幕府工作还容易；其它如书记、挂号、征税各个职位，不是由要人给说好话，就得由刑名和钱谷引荐，否则即使富有才干、人品高尚，但能被主政官员求访拜职的，十无一二，想进幕府谋职是很困难的。从每年的收入来看，刑名、钱谷的职位，一年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书记、挂号和征税官好几年的收入，他们即使丢了工作，缺少钱花，但再次得到这种工作后，所得的收入仍可以弥补起失业期间的损失。像书记、挂号和征税官这几个职位，他们得到这份工作时也仍然很拮据，而失去这个职位时，就会更为拮据。而且象在乡里招几个学生来教，或者经营商业，还可以粗茶淡饭，勤俭节约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在幕府中工作的人，衣服不能不制，随从不能没有，再加上人情送礼。和亲朋好友借贷等等，每一项都是不能减省的。一年下来的收入才百多两银子，拿到家里的也只不过是六七十两而已。对于一个八口之家来说，仅仅是敷衍生活，勉强过得下去。万一好

故亲友之从余习幕者，余必先察其才识，如不足以造就刑钱，则四五月之内，即令归习他务。盖课徒可以进业，贸易可以生财，作幕二字，不知误尽几许才人。量而后入，择术者，不可不自审也。

久都还没有找到新的职位，就不得不典当家财，靠借贷过日子，甚至会连典当、借贷也没人帮忙。而且已经完全习惯从事悠闲轻松职业的人，要改行做其它事很难适应，于是终身受穷，究其原因，完全是由于开始选择了错误的就业方向。所以，亲朋好友中有要跟随我学习幕府工作的人，我一定先观察他的才能和见识，如果不是能在刑名、钱谷方面加以培养的人，那么四五个月之内，就让他回家去，寻找其它谋生之道。因为设私塾教学生还可以使学业得以提高，从事商品贸易可以从中获得利润。幕僚这两个字，不知道耽误消磨了多少有才能的人！所以先衡量自己的才能所长，然后再选择是否进入幕府工作。选择人生就业道路的诸君，在面对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时，不能不作一番深刻的自我估价啊！

### 须体俗情

幕之为学，读律尚已，其运用之妙，尤在善体人情。盖各处风俗，往往不同，必须虚心体问，就其俗尚所宜，随时调剂，然后傅以律令，则上下相协，官声得著，幕望自隆。若一味我行我法，或且怨集谤生。古云：“利不百不兴，弊不百不除”，真阅历语，不可不念也。

对想作幕僚的人来说，学习法律是一条好途径。法律条文运用的妙处，在于善于体察人情风俗。因为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往往是不相同的。因而必须虚心地领会求教，因地制宜，对法律条文随时加以调整补充。做了这些工作以后，再对百姓公布法律、条例，就能做到上下协调。官员和幕僚的声望也得以提高。假如一味照搬法律条文，不能结合俗情变通，就会招致埋怨毁谤。古人说得好：“非大利不兴，非大弊不除。”这真是经验之谈，不能不注意啊！

### 戒已甚

余向在胡公幕中，初读律书时，惴惴焉恐不能习幕是虑。友人骆君炳文，端方谙练，独严事之。尝语余曰：“以子之才之识，为人佐治，所谓儒学医，菜作齏者，非不能之患，正恐太能耳”。余请其故，曰：“衙门中事，可结

我以前在胡文伯幕府中，刚开始学习研究法律的时候，经常惴惴不安，担心自己不能学会幕府中的工作。这时，有个叫骆炳文的朋友，为人端正方直，精明强干，深谙幕府中各种知识，我非常敬重他，他曾对我说：“凭你的才干和胆识，无论是为人处事，还是辅佐政务，都绰绰有余。如人们所说，让儒家去学医，将菜剁成粉末，并不是不能做，而是你太能干的问题。”我求他说

便结，情节之无大关系者，不必深求。往往恃其明察，一丝不肯放过，则枝节横生，累人无已，是谓已甚，圣贤之所戒也”。余心识之不敢忘，数十年来，觉受此语之益甚多。

说原因，他说：“衙门中的各种事情，可以了结时就让它了结，和事情本身没有多大关系的情节，就不要去深究。一个人往往仗恃自己的聪明，对问题的细枝末节，一丝一毫，都不肯漏掉，那就会枝节横生，给别人带来无穷的牵累。这就是无分寸，是圣贤所不干的。”我把这番话牢记在心。数十年来，我感觉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和教益很多。

### 公事不宜迁就

宾之佐主，所办无非公事，端贵和衷商酌，不可稍介以私。私之为言，非必己有不肖之心也；持论本是，而以主人意见不同，稍为迁就，便是私心用事。盖一存迁就之见，于事必费斡旋，不能适得其平。出于此者，大概为馆所羁绊。不知吾辈处馆，非惟宾主有缘，且于所处之地，必有因果。千虑之得有所利，千虑之失有所累，小者尚止一家，大者或遍通邑，施者无恩怨之素，受者忘报复之端，所谓缘也。宿缘有在，虽甚齟齬，未必解散；至于缘尽留恋，亦属无益。且负心之与失馆，轻重悬殊，何如秉正自持，不失其本心之为得乎？

幕僚辅佐上司，所办理的事无非都是公事。处理的原则，完全是贵在平和而坦诚地商量斟酌，其中一点也不能夹有私心。说带有私心，并不是说就一定是产生了坏念头。自己的看法本来就是正确的，却由于主人有不同的意见而稍微加以迁就，这就是私心用事。由于心里一存在了迁就主人意见的念头，在办理事情时就不得不费心思居中周旋，而结果却不能把事情办得妥贴。之所以迁就主人的意见，大概是被自己所处地位所牵制造成的。但是这种做法，却是忘记了我们作幕僚的人，并不仅是因为宾主之间有缘份，而且也是跟自己所在的地方，必然有着某种缘份才会聚在一起共事。考虑周到与否，它所施惠或所连累的，小则一家人，大的有时就会是整个州县。办理事情的人和与事情有关联的人之间，毫无恩怨瓜葛，而接受处理的人也不明白受到报复的原因，这就是缘份。如果缘份仍然存在，虽然意见很不相合，未必就会分手。至于缘份已尽而恋恋不舍，也是没有必要了。况且负民心和失去幕府的工作，相比之下，轻重悬殊极大。怎么比得上因坚持自己的根本原则而得到的收获呢？

### 勿过受主人情

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是处馆要义。然有不能即去者，不仅恋馆之谓也，平日过受主人之情，

相互融洽就留下，不融洽就离开，是幕僚行事的准则。然而也有由于不融洽却不能马上离开的情况，这不仅仅是留恋幕府职位，也由于平日过多地接受了主人的恩惠，在想辞职时却碍于情



往往一时却情不得。岁修无论多寡，饬稟称事，总是分所应得。此外多取主人分毫，便是情分。受非分之情，或不得不办非分之事。故主宾虽甚相得，与受必须分明，即探支岁修，亦宜有节，探支过度，则遇有不合，势不得洁身而去矣。

分，不敢提出来。年收入无论多少，如果报酬和自己所付出的辛劳相当，就是自己应该得到的酬劳。除此以外多收主人分毫馈赠，就是接受了主人的恩惠。受了非分的恩情，有时就不得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。因而宾主虽然相处得很融洽，也应公私分明，纵然是预支薪水，也应该有所节制。否则，万一遇到意见不合时，就难以洁身而退。

### 去馆日勿使有指摘

官之得民与否，去官日见真；幕之自爱与否，去馆日毕露。佐主人为治，须算到去官日，不可令恶声至耳；与主人相处，须算到去馆日，不可有遗议败名。总之，官之得民，要在清、勤、慈、惠，故苛细者与藉冗交议；幕之自爱，要在廉、慎、公、勤，故依回者与刚愎同病。

做官的是否得民心，在他离任时就会清楚；做幕僚的是否自爱，在离任的时候也会真相大白。辅佐主人治理政务，应该考虑到他离任的那一天，不能留下满耳的恶名。幕僚和主人相处，也应算到离职而去时，不留下坏的名声让人议论。总之，做官的要得民心，应该清廉、勤勉、慈善、多施恩惠，做事苛刻拘于细节的人与卑劣的人一样受到人们的讥讽。幕僚是否自爱，关键在于要廉洁、谨慎、奉公、勤勉，所以那些办事迂回拖沓的人跟那些刚愎自用的人一样，都不会受人喜欢。

### 就馆宜慎

幕宾之作善作不善，各视乎其所主。宾利主之修，主利宾之才，其初本以利交，第主宾相得，未有不以道义亲者。薰莸强合，必不可久。与其急不暇择，所主非人，席不暖而遽去之，不若于未就之前，先为慎重，则彼我同心，自无掣肘之患，愈久而愈固，异己者，亦不得而间之。余自维朴憨，故就馆最慎，然从无半途割席之事，职是故也。昨留别同事诸君，有“一事留将同辈述，

幕僚的善恶，完全要根据他们所辅佐的主人来看。幕僚盯着的是主人手中的报酬，主人看重的是幕僚的才能。在开始时，宾主双方都是以利相交，各取所需。逐渐，宾主之间变得融洽起来，双方都觉得志同道合而亲近起来。好人和坏人勉强凑合在一起，肯定是不会长久的。因此，与其饥不择食地挑选主人，辅佐一个坏人，连席子都还没有焐暖，就辞职离去，不如在没有人幕府之前，慎重考虑，选择志同道合的主人，也就不会有办起事来束手束脚的担忧，而且主宾关系反而会越久越牢固。即使是异己小人，也难于挑拨离间这种情谊。我认为自己质朴憨厚，所以选择幕府时最为谨慎，因此从来没有在中途辞职离

卅年到处主人贤”之句，不可谓非天幸矣。通计幕游，自壬申春迄乙巳秋，凡三十四年。惟始二年，主者为外舅王坦人先生，不在宾主之数，余所主凡十六人，其中无锡、慈溪二处，皆偶托也，实则十四人而已，具详于左：

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，馆常州府知府胡公幕。公讳文伯，字偶韩，山东海阳人。其年冬，迁苏松常镇太粮储道，余偕行。明年胡公督运临清，余病不能与俱，假馆无锡县魏君幕。魏君讳廷夔，直隶柏乡人。至六月仍回胡公幕，凡主胡公者六年。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，余欲专治刑名，受长洲县聘，辞之归。乾隆二十五年正月，馆长洲县郑君幕。君讳毓贤，山东济宁人。是年十二月，以秀水县孙景溪师召，辞之归。乾隆二十六年二月，馆秀水县幕。景溪师讳尔周，山东昌邑人，余受业师也。至次年八月，升河南开封府同知，去官，余即受平湖县刘君聘，是月至平湖。刘君讳国擢，号冰斋，奉天人。乾隆三十二年正月，升江西九江府吴城同知，去官。余即受仁和县李君聘，二月至仁和。李君讳学李，陕西三原人。是年十月，缘事去官，余即受乌程县蒋君聘，是月至乌程。蒋君名志铎，号振庵，奉天人。至次年五月，缘事去官。接任者为战君，名效曾，号鲁村，直隶宁津人，延余接办。九月叨乡荐，十二月以会试辞归。乾隆

去的情况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昨日告别幕府中的几位同事，我写下了“一事留将同辈述，卅年到处主人贤”的诗句，不能不说是上天对我的偏爱啊！我在幕府中供职的时间，从壬申年春到乙巳年（1752—1785）秋，共三十四年。除了开头两年辅助的人是我的岳父大人王坦人先生，不在宾主之数外，其余一共辅佐了十六个主人，其中在无锡和慈溪两处幕府中，我都只是很偶然的依托了一段时间。实际上只有十四个人，都详细地列在了下面。

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，供职于常州府知府胡公的幕府中。胡公名文伯，字偶韩，山东海阳人。那一年冬天，胡公升任苏州府松常镇太粮储道，我也随他赴任。第二年，胡公又到临清监督运粮。我有病没能同去，暂时在无锡县魏君幕府中供职。魏君名延庆，直隶柏乡人。到了六月份，仍然回到胡公幕府。算起来，总共在胡公幕中呆了六年。

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，我想专门从事法律工作，接受了长洲县的聘请，辞别了胡公幕府。乾隆二十五年正月，到了长洲县郑君的幕府，郑君叫毓贤，山东济宁人。

这一年十二月，由于秀水县孙景溪老师召请，我辞退了长洲县的职务。乾隆二十六年二月间，到了秀水。景溪老师字尔周，山东昌邑人，是我受业的恩师。

第二年八月，孙景溪先生升任河南开封府同知，我因而离职，不久接受了平湖县刘君的聘请，当月就到了平湖。刘君字国擢，号冰斋，奉天人。

乾隆三十二年正月，刘君升任江西九江府吴城同知，我因此辞职。不久又接受仁和县李君的延聘，二月里到了仁和。李君字学李，陕西三原人。

同年十月，仁和李君因事离职。我又被乌程县蒋君延聘入幕，当月到了乌程。蒋君名志铎，号振庵，奉天人。

第二年五月，蒋君因事离任。接替他的是战君，名效曾，号鲁村，直隶宁津人，延请我继续



三十四年五月，下第回，馆钱塘芮公幕。公名泰元，号亨斋，云南泰和人。至三十五年十二月，以会试辞归。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下第回，受海宁刘君聘。以故人战君官嘉善，辞不获，因却海宁聘，至嘉善。七月，战君调富阳，余偕行。九月，孙公讳含中，号西林，来官宁绍台兵备道。公，景溪师子也，义不可辞，乃去富阳。馆宁波道幕者四月，十二月以会试辞归。乾隆三十七年五月，下第回。海宁刘君复以聘来，七月至海宁。刘君名雁题，号仙圃，河南光山人。居海宁者二年余，至三十九年八月，海宁县升为州，刘君解官，余归里。乾隆四十年，会试成进士后，丁母忧归。九月，馆慈溪黄君幕，君名元炜，不一月辞归。时战君已由归安升海宁州，以聘来，复就海宁。十二月，以平湖刘君寻旧约，辞之归。刘君，前海宁令也。乾隆四十一年正月，至平湖，凡四年余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刘君升杭州东海防同知，余受署乌程县兴君聘，是年五月至乌程。兴君名德，号勉庵，满洲人。至四十六年四月，前令徐君回任，延余接办。徐君名朝亮，山东莱阳人。六月，徐君丁忧，去官，余归里。是年九月，受龙游王君聘，十月至龙游。王君名士昕，号晴川，奉天义州人。居龙游一年余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，王君调任归安，余偕行。居

工作。九月间承蒙乡荐，十二月时因要参加会试而辞职。

乾隆三十四年五月，会试落第回家，就职于钱塘芮公幕府。芮公名泰元，号亨斋，云南泰和人。

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，由于要参加会试而辞职。第二年五月，再次落第归来。接到海宁刘君聘请，但因为以前的朋友战君在嘉善任职，请求辞职未被批准，于是我回绝了海宁的聘任。到了嘉善，呆了七个月，战君调任富阳，我也随同赴任。

同年九月，孙含中先生，号西林，赴任宁绍台兵备道。他是我恩师孙景溪的儿子，义不能辞。于是离开富阳，在宁波道幕府中任了四个月幕宾。

同年十二月份由于参加会试而辞职回家。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又考试落第。海宁刘君再次聘请，七月到海宁。刘君名雁题，号仙圃，河南光山人。我在海宁呆了两年多，直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，海宁县升格为州，刘君不再任海宁知县，我也只好回家。乾隆四十年，我通过了会试成为进士。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回家守丧。九月又到慈溪黄君幕府中任职，黄君名元炜。不到一个月又辞职回家。

当时战君已由归安提升到海宁州，来聘请我，于是又一次到海宁。十二月由于平湖县令刘君要我践以前的约定，于是辞别前往，刘君就是先前海宁县令。乾隆四十一年正月，到了平湖，一共呆了四年多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，刘君升任杭州东海防同知。我于是接受了乌程县兴君的聘请，当年五月到乌程幕府。兴君名德，号勉庵，满洲人。

乾隆四十六年四月，前任县令徐君重新担任乌程县令，继续聘用了我。徐君名朝亮，山东莱阳人。同年六月，徐君由于母亲去世辞官守丧，我也回到故里。

就在这年九月，又接受了龙游王君的聘请，十月间到了龙游。王君名士昕，号晴川，奉天义州人。我在龙游呆了一年多。乾隆四十七年七月，

归安三年余，乾隆五十年八月，王君以母老告养，解官，余归里。

王君调到归安任职，我和他同去赴任。在归安我又在幕府中呆了三年多。乾隆五十年八月，王君以母亲年老需要回乡侍奉为由辞官，我也就回到了家乡。